



C先生 社群行銷 34歲
信義區，每月房租38,000元（約30坪）

C先生2017年搬到目前的租屋處，住不到兩年，就發生被二房東詐騙、捲款潛逃的慘劇，7萬保證金追討無門。二房東長期以每月2萬5千元的租金向屋主承租，卻以2萬5千元轉租給C先生，賺取中間價差：「就像當時最夯的一房東選淑晶」。

事後C先生想聯繫二房東，人已銷聲匿跡，甚至光速脫產，申請到法院強制支付命令也沒用，7萬元保證金依舊追不回來。屋主處理態度也不積極，對屋主而言，只要C先生有重新簽約、重繳保證金就好，「心很累，最後直接放棄，重繳一次保證金」。



記者李相儀／攝影

「台北是很畸形的租屋市場，因為僧多粥少，房東根本不怕。」C先生說，住台北多年，很多不舒服是自房東的態度及租屋屋況，「在台北租屋這麼久，從沒聽過房租在降」，今年房租再度被調漲3千元，漲不停的租金，讓他意識到自己一直在幫別人養房，近一兩年也心生離開台北的念頭。

C先生與家人一直以來都是租屋族，從小父母離異，他跟著母親各地遷徙，求學期間住過桃園、板橋各地，移動是人生的日常。C先生說，他不執著於買房、不會用房地產來定義「家」，也不認為移動一定不好，但現在社會氛圍普遍認為租房是暫時、租客是住「別人的房子」，當租屋被視為居住의 永久選擇，租客權益才能被重視和改善。



國中隨著軍職的爸爸從高雄搬到台北，「對房客好一點」，是北漂20年的Joechiboo最想對房東說的話。前兩年租屋遇到報稅問題，「我們以為是可以報稅的就報了，結果房東說他收到通知，指責下次簽約要租3000，我們有點負擔不了就搬走了」，Joechiboo回想起這件事仍覺得無言又無奈，彷彿寄人籬下注定得當三等公民。

不只報稅，還有租金補貼，照顧租屋族的美意，卻變成房東用來討付房客的利器。「這是社會問題，想不勞而獲的心態太強，房東就是一個」，Joechiboo感慨地說，房東不需要什麼付出，只要收租金就好，甚至還有相當多房東是不解決問題的，都要房客自行處理。

預售屋交屋後，終於可以擺脫租屋惡夢，雖然迎接而來的是房貸惡夢，但對Joechiboo而言，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始終是心之所向，「也不希望一輩子住在別人家，畢竟房子是別人的話，對空間的自主權相對較少。」

從一個家庭走入另一個家庭，Joechiboo談到新人生活階段時說，「有孩子之後，家對我們來說就不只是個睡覺的地方，下班之後從晚餐到就寢，還是有很多需要經營的家庭時間。」他坦言，在台北住了20多年，不太可能也沒有考慮離開了，一來是因為工作機會多、薪資水準相對較高，二來多了一個小孩，也多了照顧壓力，有爸媽就近支援還是輕鬆許多。



記者葉信景／攝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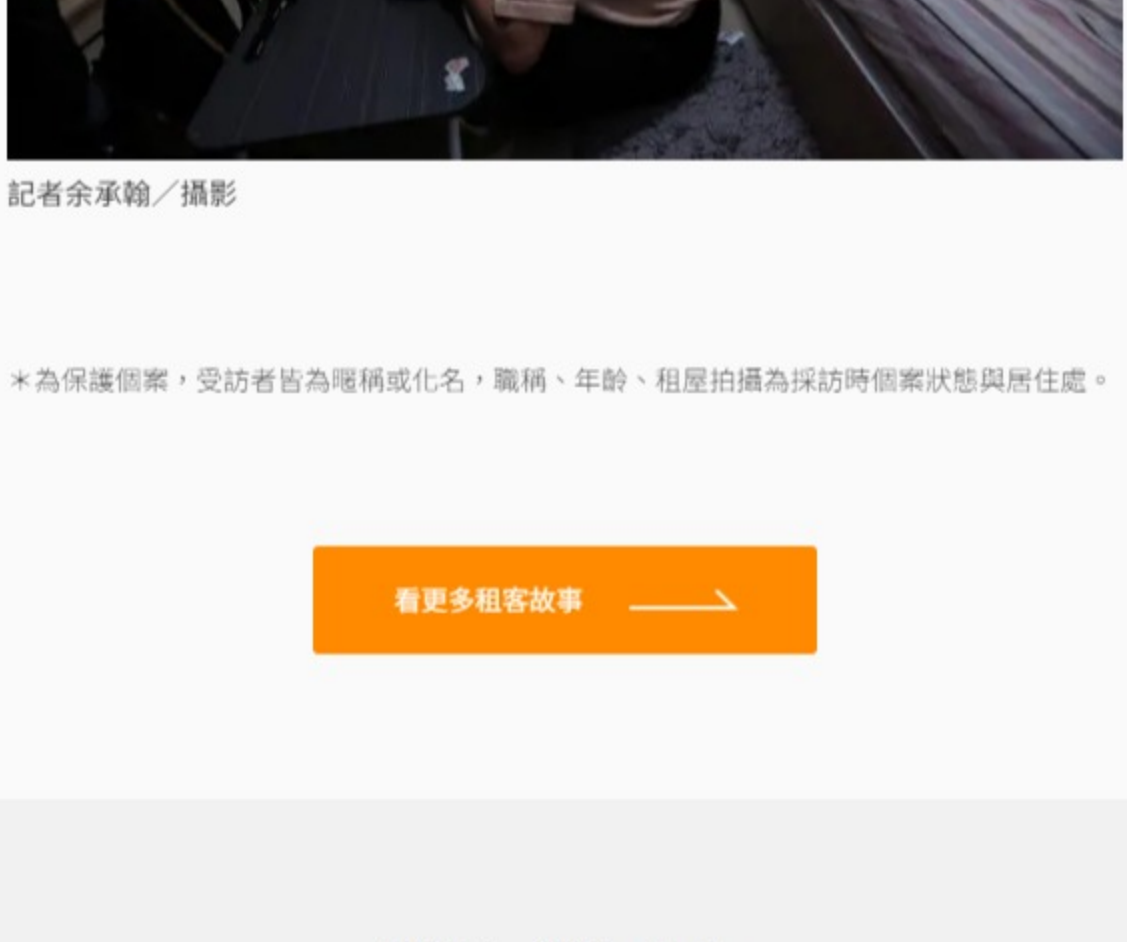
Local 30歲
北房租8,500元（約610坪）

Local來台北生活第5年，輾轉搬過三個租屋處，從繁華的中山區到寧靜的文山區，出生屏東的她說：「想往山的一邊、想往寧靜的地方住，跟天母比起來，木柵是相對能夠擔得起的地方。」

Local的找房經驗中遇過各種光怪陸離。第一間租屋透過仲介，第二年想續約時，仲介卻以「房東考慮賣掉」為由阻攔，事後她與朋友猜測，因仲介每換一批房客可以重抽一次仲介費，換房客才有賺頭。第二間雅房房東曾主動詢問要不要申請租金補貼，但申請就會漲房租，「不想被漲，就退租了。」

目前Local的租屋處則是遇到電費不透明問題。根據租客聯盟調查1347位租屋族，住分租套、雅房的房客中有高達七成七的比例，電費是依房東規定計算或超收。

Local現在主要使用儲值型電卡，每個月繳錢給房東、由房東負責儲值，Local並不知道自己一度電到底是幾元，電費計算機制不透明，但她也沒有多問，不想跟房東有過多糾紛，怕產生不必要糾紛，「要搬家很麻煩，東西一年比一年多」，每次搬遷都是一次成本。



記者余承翰／攝影

Local喜愛寫作、熱愛記者工作，當看到持續紀錄和追蹤的事情產生改變，「小小」的感動會被放大，是繼續留在台北的動力」。但她也坦言，目前的薪資可以維生，但離好的生活品質仍有距離，租屋處太小、採光不佳，久待還是不適，出生屏東的她說：「我某種程度已經圓夢，接下來要考量現實問題，台北以CP值來說蠻低的，城市層的錢沒辦法讓我好好留在這裡。」



記者余承翰／攝影

*為保護信譽，受訪者皆為隱匿或化名，職稱、年齡、租屋拍攝為採訪時實際狀態與居住處。

更多租客故事

採訪記者 洪政慈、林麗玲、許凱旋、游麗玲、洪政慈、林麗玲、許凱旋
數位製作 曾原信、余承翰、李相儀、葉信景
影像 林麗玲、游麗玲、許凱旋
視覺設計 謝冠強、蘇雅潔
工程師 楊冠雄
監製 蕭衡情、林秀姿、羅谷音、陳易辰
製作單位 聯合新聞部
2023.12.26

聯合數位版 | 隱私政策 | 服務協議

© 2024 Daily News All rights reserved.